

本刊已呈准內政部及中宣部登記
經中華郵政局登記認爲新聞紙類

第七十一期 要目

反攻面觀
樓桐孫
敵後交通建設之控制
魯家鳳
抗戰後方工作之實施
陳柏青
統一抗日與共抗日
何肇基
汗衛的前途
童蒙聖
歐洲的雜與那裏去
徐鐘佩
民主政治與言論自由
毛樹清
本社徵文啓事

民意

每 星 期 六 出 版

編輯者 民意周刊社編輯部
發行者 民意周刊社發行部
總部 重慶 中一路第二百八十號
昆明 華山南路
分部 桂林 崇德街六十八號
定預 三月 六角 六月 一元一角
全年 二元一角 郵費在內
國內航空寄加郵費一角五分
國外航空寄加郵費一元五分
本 期 十 六 面 零 售 五 分

反攻面面觀

樓桐孫

我軍自本月初起，在南北各戰區實行反攻，並已收到極大的戰果。

這是抗戰史上一件重大的事實！
這事實包含有很多很深刻的意義。

「反攻」談何容易！人們或者不免還有這樣懷疑的歎着。我們非有更多的飛機大炮和機械化部隊，是很難把敵人趕走而收復失地的。反攻而不能收復失地，並且仍不免於失地，那對於整個戰局，依然是很渺茫的。

這樣的心理，乃至有些人公然發出了這樣的言論，如所謂「地不可再失」者之流。我們認爲仍是中了「唯武器論」或「悲觀主義」的餘毒，頗足搖惑人心，使抗戰前途蒙受不利的影響。我們於此，請從軍事以外各方面的觀察，對於我軍最近的反攻，作一個全貌的認識。

「反攻與反省」 抗戰是四萬五千萬全體同胞當前的唯一的急務。我們每個國民，尤其是後方的智識分子，在消極方面，是否沒有做過違反國家民族的利益，違反國家法令的不良行爲？在積極方面，是否各就其位，對抗戰出了最大的力量，盡了神聖的天職？我們是否抱有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誠精神？我們已否做到堅定不拔「貫澈始終」的程度？有沒有澈底掃除身處抗戰大難之下而心却時刻暗想求和的卑怯觀念？任何人士對於上舉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從肯定方面確立一個堅決的意志，則那人對於抗戰，根本上就不會具有什麼信心。抵抗尚且不取，更如何談得到反攻？反攻是給每人在精神上，一個反省的警覺。不管任何人憑任何理由，在懷疑我軍的反攻，我們很誠懇的，希望他先就自身對於抗戰的責任，做一番深切的反省！

「反攻與反證」 多年來敵國對於征服中國的妄言，固然早已站在一堆堆的屍灰上領悟了消極的反證。我軍的反攻，更從積極方面給他一個有力的證明。蔣委員長會說：「敵人的力量不夠，就可以反證我們的力量已足夠打破敵人的侵略。」這決不是我們的自誇。本月十一日紐約民聲論壇報和十五日倫敦每日電訊報的論文，都已充分表示英美人士實具有同樣的觀感。敵人雖也在國際上說，我們的反攻是不能兌現的，但我們終已把大量赤血來寫成這反攻的支票。敵人在國內早有「百年戰爭」的呼聲。由「四小時」到「三個月」一躍而至於「百年」，這明明就是敵國自己承認中國的永遠不可征服。豈但不可征服！我們目下的全線反攻，不論戰區如何擴大，陣地如何轉移，當然都是改守爲攻，走向最後勝利之途的一個重要起點。

「反攻與反正」 反攻是要與敵後工作相配合相呼應的。敵後無數水深火熱的同胞和忍氣吞聲的同胞，不會一時一利而忘記了我們和我們共同的祖國。我們當然更不能忘記了他們反攻，就無異是給他們一個火和血的記號。大家始終不可忘記：我們的抗戰，是必須要從持久的全面戰爭中求取最後勝利的。而這全面的持久戰，又必須要使前方後方和敵後的愛國民衆一致奮起參加，方能實現。反攻，也就是實現真正全面戰爭的一個起點。假若單單從陣地的轉移或軍隊的進退來觀察反攻，那真是一孔之見，決不能得到反攻全盤的意義的。近日各地偽軍不斷的反正和孤島同胞對於反攻捷報的歡舞，「雖處境艱劣」而「擁護抗戰矢志不渝」，就是這種意義在事實上的證明。

反攻反攻反攻的意義不止於此，但最後的勝利必始於此！

抗戰與交通建設

金家鳳

吾國五十餘年來之新交通建設，因政治的外交的經濟的各項牽制，進展極緩，且為偏在的建築，受列強之支配，按其發展史略，自發軔以迄於今，大約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發軔時期 可分為懷疑反對與列強競爭路權二小段，自民國前四十九年（一八六三年）至民國前十年（一九〇二年）止。

(二)進展時期 可分為四個轉變的小段落：

(1)自民國前六年（一九〇六年）至民國前二年（一九一〇年）約五年為利權收回時期；

(2)自民國前一年（一九一一年）至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約八年為列強競權復盛時期；

(3)自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至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約五年間為調整時期；

(4)自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至十六年（一九二七年）為分裂破壞時期。

(三)建設時期 本時期為自主統一的建設時期，溯自十七年國府成立，根據先總理實業計劃，民元先總理手訂之鐵路建設計劃及葉恭綽等已有之鐵道公路計劃，重加訂定，努力建設，突飛猛進，誠有長足之進展，而鐵路外債之整理，管理之統一，亦處處表現進步之氣象，故自十七年至二十六年無日不在新的前進之中，二十六年且有交通建設五年計

劃之決定，正待實行，寇禍驟起，因以停頓。

(四)抗戰交通時期 本期交通，將隨長期抗戰之演進而演進，其主要之趨向要不出：(甲)就現有之交通盡量供軍事之利用，(乙)努力增闢後方及國際通路。一方面交通路線隨軍事關係及管理之不良，全部毀損；一方面運輸通訊盡量的有新的進展與新的完成，故本期交通，在交通本身之立場言之，可稱之謂毀滅淪陷時期，亦得稱之謂交通掙扎時期。就鐵路路線及技術人員之損失二點言之：查吾國鐵路里程至二十四年六月為止，國營省有民營共計一九七六六公里，其後復加粵漢蘇嘉及各路延長線合計仍不滿二〇〇〇〇公里，但九一八之役，淪失東北四省鐵道七、四〇一公里，九一八後僅就國有鐵路而言，據鐵道部二十六年六月發表，二十四年為止，國內國有幹線實共八一〇公里，連同支線各線亦僅九六〇〇公里，茲據交通部長張公橋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公開發表稱，至去歲十一月底為止，僅存三三〇〇公里，或已備受威脅，或已自行折去，實數或尚不至此，且各線不能聯絡，補充與調度，均感困難，效用漸失，茲抄錄其發表之各路淪陷及猶存里程如下：

別	淪陷里程	現存里程
京滬滬杭甬	五〇七公里	

蘇嘉鐵路	七五公里	
江南鐵路	一九四公里	
淮南鐵路	二二五公里	
津浦鐵路	一〇〇九公里	
膠濟鐵路	三九五公里	
北甯鐵路	四二二公里	
正太鐵路	二四三公里	
平綏鐵路	八一二公里	
同蒲鐵路	六三四公里	
廣九鐵路	一七九公里	
臨海鐵路	五三〇公里	六九六公里
粵漢鐵路	三〇八公里	七三七公里
平漢鐵路	一〇七〇公里	二九三公里
南潯鐵路	五三公里	七六公里
浙贛		九三五公里
湘黔		一〇三公里
湘桂(衡桂段)		三六〇公里

至於技術人員損失一節，查吾國交通人員當在六十萬人以上，此項人員，或具專門或有技術，如能訓練管理得宜，必能增加抗戰力量，但據張公橋部長發表「抗戰以來之交通設施」一文，自認「交通部於抗戰開始之日，以交通界對於戰時動員尚無經驗，不敢以多數責任加諸員工，僅予以極簡單之訓令，(一)員工在軍隊未撤退以前，不得撤退，(二)不論日機如何轟炸，工作不得一日間斷。」各路員工，多半富有民族情緒，對此項訓令自能恪守不渝，故交通方面之搶修工程確已給軍事方面以甚大之功效，其因職守傷失退來湘鄂者，復據張部長報告至十月二十日為止，數僅六千三百二十一人，交部

設收容所作事後之訓練，俾得仍為路用。現畢業員工已派工作者達百分之四三。至離職員工為數甚少。據浙贛路發表去歲七月至十一月間長慈離職遺誤我機者僅一百數十人，已予通緝及開缺處分。交通部內高級職員之離職親日附逆分子亦僅十餘人。在人事及技術上事關本路有動員之計劃，現抗戰已有年餘，犧牲雖多，但技術管理人事動員諸問題，交部已有相當經驗，正謀補救之方，俾利抗戰。

綜觀最近期間之交通事業，以言抗戰原已不足，倘能從事於(1)事前計劃與準備之周密，(2)執行建設之決心與忠誠，(3)管理指揮之切實與統一，以上各點或亦可以圖所補救，否則影響抗戰，自不堪言矣。雖然往者已矣，來者可追，際此長期抗戰之信念下，吾人惟願過去毀滅時期，候焉以逝，在掙扎之過程中，努力建設新的生命線而已。

(一) 計劃淪陷區域之交通事業

(A) 吾國交通之缺陷 查吾國交通，因受列強之操縱及外交關係，成偏在的發展，為列強經濟侵略的工具。試觀鐵路建築之各省分配，(九一八以後之狀況)可以知之。

實有鐵路長度 (單位公里)	佔全國 (東四省除外) 實有百分數
華北五省 (冀魯晉察綏)	四、六七五 四五·六二
華東五省 (蘇浙皖贛閩)	二、五二六 二四·六二
華中三省 (豫鄂湘)	二、四三四 二三·七三
華南一省 (粵)	五九八 五·八一
西北一省 (陝)	一三三 〇·一二

合計

一〇、二四六 一〇〇·〇〇 (註)

華北五省隣近日本幾佔總數之一半，而華東華中為沿海及沿江外國勢力範圍竟占百分之四八·三五。故西北、西部、西南，竟無尺寸鐵路之敷設。(滇越路係法國建築不計)且各鐵路均係舉借外債，東四省之鐵路本係商借日債俄債。(現俄路抵賣給日本)其他國有鐵路之外債關係如下：

路名	債權國
平漢	英法日德
津浦	英德
平綏	日
道清	英
廣九	英
膠濟	日
粵漢	德法英美
北甯	英日
京滬滬杭甬	英
正太	法(民國廿一年向法贖回)
隴海	比
湘鄂	德法英美
南粵	日

其他新路建築，當局亦無不利用外資外料外債，所以吾國交通處處仰人鼻息，受人控制。戰事發生後，各路相繼淪亡，但外債之償付及利息之付給，因有關國家信用及公債票價，自不得不照樣付出。二十七年三月後，償到期外債及利息，計津浦隴海汴洛廣九均已付訖，平漢津

浦隴海巴黎電機廠等處料款亦分別償付。關於償還債務，除保留之各段外，其他完全淪失之鐵道債務竊以為似不應再予付出。

吾國交通建設過去既僅注意於東部北部一旦失陷，退守西北西南及西部，即無充分之交通設備，以資應用。

(B) 敵方交通對我控制政策 敵方於吾淪陷區域之交通，積極興築，多方修理，謀以吾國交通基力，利其軍運及經濟侵略，故年來淪陷區域之敵方交通建設，確有迅速之進展。

(甲) 鐵路方面 (1)京滬滬杭業已通車，且要求英方將資金存入敵銀行。(2)津浦有月內全線通車之說。(3)同浦已修復通車，并擬換寬軌以便接通關外與北甯等路。(4)津石為敵制華北之主要路線，現已計劃建築且擬延長。(5)通州至古北口，接通承德與東四省相聯絡，將興工。(6)膠濟線向西延長接平漢，並築張店淄川十七公里短鐵道。(6)京山(即平甯)京漢(即平漢)津浦京包(即平綏)正太同浦膠濟諸線統歸華北鐵道公司管理，該公司隸屬於華北開發公司資本三億五千元。(7)松岡洋右一月一日在滿州日日新聞發表一文稱，南滿鐵路將以二十三億之資金，投資東四省及華北。(8)為建設總署，股同以每月百萬元興辦公路水利及都市建設，其侵略之

計劃有如此者。

(乙)公路方面 敵方以軍事關係，進行尤力，強徵華工，實施築路，利其軍事運輸。現華中各公路均在積極修理中，浦東公路亦在建築中，並由中支那振興株式會社組織各種汽車及運輸公司。華北各公路亦在建築中，計華北公路華東公路以及南口至昌平，河頭至甯河，通縣至香河，南口至北安河，滄縣公路，石太公路（均由日人西林組北京支店承造），山東益都臨胸公路等均在計劃之中。

(丙)電訊方面 華北電訊公司，以濟南為中心，開闢電氣通訊網，現已完成青島德州天津北京間長途電話，察南涿鹿石門宣化懷來下花園新保安河城礮桑等亦已通話。華北電訊電報公司資本三千五百萬元，舉辦有線無線電報電話及海底線。十一月一日復公布華北通訊網新章程，準備統制「偽滿」及「敵」及華中之通訊事業。華中振興公司亦成立華中電氣公司，謀統制長江流域之電訊，敵方統制(丁)修築港灣 黃埔失陷後，已由敵方積極急進中，即可完成，其他青島天津芝罘威海衛龍口均在計劃及開始修築中，敵方並假借避免白河口積沙之理由，計劃建築天津大港，為華北海軍與貨運之基本港灣，正在進行中。

(戊)航運方面 沿海及長江下游航線，自華輪停駛後，敵方即積極搶辦華北及長江珠江航運，並統制內河小輪，各關進出船隻，現以敵船居第一位，敵已實行封鎖長江珠江，拒絕外輪行駛。

敵方控制吾淪陷區域交通之目的：一在軍事行動，謀以最新式之軍事運輸通訊，對我作戰，並謀在華建立其交通根據，造成運輸通訊網，將敵偽滿連成一起，對付俄英法美諸國；二在經濟侵略，諸凡吾方土貨之壟斷，財源之把持，對華輸出，占據市場，以及一切經濟上之侵略。依照南滿鐵路株式會社之對於東四省辦法，現組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資本三億五千萬對付華北，中支那振興株式會社資金一億元對付華中，並開已計劃設立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以控制華南之經濟。查去歲全年敵方海外貿易出超六千餘萬元，復查吾方海關進出，(華北不必具論)即江海關一處自去歲八月以後，日貨即為進口大宗，武漢廣州相繼失陷，(過去美貨入出占第一位)敵貨進口居然奪得第一位，計：

八月	二二、八二五、〇〇〇元
九月	二四、七五七、〇〇〇元
十月	二〇、六二五、〇〇〇元
十一月	三二、四六七、七八九元
十二月及二十八年一月	數不詳但數字更大

其他各關尚不計在內。香港發表之貿易數字，自十月以後亦以日貨進口為首位。復據海關發表二十七年份全年中國對外貿易進口入超國別，日本占首位為九三、三一七、〇〇〇元。至於對日輸出，現實無法統計。

過去日方實行偷運，現在華北華中之運輸出口方法更多，更無由估計。僅棉花一項運往日本充作軍用者，據海關統計，去年一月至十月之棉花運日總數一、二一一、二七一公擔，較去歲同時增加一百萬擔。其他土貨原料之出口運日不計其數。反之敵貨傾銷來華，吾方工商業完全被其打倒，外商市場又被其奪取。利用交通，實行經濟侵略之氣餒，有如此者。

敵方利用交通對我控制之政策，既如此兇惡；但吾人倘細想淪陷區域之地理與交通情形，深知敵方軍事勢力現僅能把握我們的重要都市與交通要點，而這些據點，尚不足以支配吾整個的淪陷區域。縱使利用偽組織的政治與保衛力量，輔虎以翼，為虎作倀，仍然不能作整個的支配。故吾人於敵後方面必須有兩種工作。

(甲)敵後交通之破壞 吾交通人員散處敵後的為數甚多，應設法使其自發的作破壞工作，並在適當之處，予以訓練，並予以生活活動等費。此項工作鐵輪社與交通同盟已有相當之表現，可惜此種自發的重要意義未能引起交通當局之重視與補助。

(乙)敵後交通之建立 敵後交通於軍事謀報特務運輸通訊及資源保衛等，均關重要。按此項建設並不是無法進行，如電台如郵政如駁運如船隻如手車，以間道小道，以及不重要的迂迴的水陸路線，或利用敵方之交通工具，或假借洋商的牌號，倘能主持得力，依舊可以使敵後交通秘密線網建立起來，並且可以組織各種轉運商號匯劃以及貿易公司，設法使吾方土貨源源運至預定的地點，非特使吾方農生產及國際貿易上得有充分的神祕的保育，藉以增加外匯維持金融，顧及生計，並且可以由此發生更大的對付的效能。惟此項計劃，必須得經濟軍事財政特務教育政訓關係機關共商密切。

聯絡，方能發揮重大的力量與意義。

（二）戰區交通之調整 戰區交通關係軍事經濟尤為鉅大，其作用應使交通大量的利於軍輸貨運及移民，抗戰發生後之交通工作本可整個稱之謂軍運時期，但以指揮管理之不一，以及路線工具之不良，未能予戰事以巨大的貢獻，自無可諱。試參閱張部長發表之抗戰以來交通設施文內關於軍運客貨運之數目字可知，交通於抗戰之標準作用實覺相差太遠。現在各路復相繼淪亡，戰區運輸已感困難，其影響所及，不忍卒言。幸交通部近已組織水陸運輸委員會並實施調整浙閩贛桂等八省省際聯運，擬利用粵漢湘桂以通浙贛桂滇而達溫州鎮南關與昆明，辦理出口貿易，此線實為目前比較便利之僅存國際貿易路線，能使浙絲皖茶湘米閩產以及桐油等重要出口貨繼續出口，換取外匯，便利省際客貨運及土產之運輸。此線倘能與敵後交通發生聯絡與後方辦理聯運，得益將益見偉大。其他關於前方軍運軍郵之計劃與實施，尤為重要之圖，務使戰區運輸在目前僅存之線路中均能流通無阻，而具有軍運經濟金融與移民移產之意義，使庶幾在交通工具毀滅期中，作更大之努力冀有較大的效能！

（三）後方交通之建設 吾以軍事關係，現退處絕少交通設備之西部西北與西南諸省，擬基為民族復興之最後根據地。然則完成此項任務之惟一關鍵何在？厥惟交通事業之如何發展耳。諸凡國際路線也，經濟建設也，軍事移動也，無一不賴後方交通建設以推進之。耳此後交通建設有關民族前途國家興亡者既如此，凡為國民敢不引領以瞻後方交通之早日完成耶？

查後方交通建設計劃非特應預為決定並應切實推行，前已言之，且非僅一篇工作報告，一紙計劃宣傳過

去之不切實不實行不遠大無步驟，此後當一廓而清之方足以觀厥成。倘時至今日，吾人依然僅僅拜讀一二交通經濟之計劃文章，而耳聞者為籌備每月經費六百萬元預算之駭運綱要，每日三百噸之公路運輸計劃，則幾疑置身於明清筆記中，或尚在初期建國時代，可知後方交通之開闢尚有時日，蜀道難行猶如也，物價騰貴必有進無減，能無唏噓，以言抗戰，能不喟然！

頃讀一月一日張公權部長西南交通之將來一文，歷舉鐵路公路水運航空駁運電報郵政八點，扼要分述，而於鋼鐵汽油汽車以及最低限度之交通建設要點切實有所聲白，並稱當可於最近之將來逐項親其實現。此項計劃雖遠不敷一般之需要，然吾人仍當拭目以待其成。至久遠之展望，俟之異日可也。數月來可以告慰者為滇緬西北公路之通車，復據上海新聞報載西南省際公路聯絡線十條，西北七條，現均已次第完成。復據一月二十四日新聞報大通訊稿，交通部正計劃開闢成渝，川黔，黔桂，粵桂，湘黔，湘桂，桂七幹線，六千公里，需款六萬萬元，並商借英法兩國一千二百萬元另建桂越鐵路一百五十公里，借英款七千萬，築滇緬鐵路七百公里。根據一月二十五日新聞報載，除上述各路外，復擬築敘昆路及寶蘭與寶成兩鐵路。吾人深知建築材料及資金之不易入口，吾國交通建築之條件尚未具備，然際茲長期抗戰中為民族與國家之求生存計，吾人惟有希望交通當局盡最大之掙扎與努力，謀交通建設有所進展，使吾國整個之交通史放一奇采而已！

〔註〕 吾國鐵路里程向無確實數字，即交通部自身發表之數字亦前後或同時均不一律，此數根據正中書局出版之中國交通之發展及其趨勢第一一〇頁。

民意徵文啓事

本社為發揚民族文化，提倡學術研究起見，特舉辦民意徵文，其辦法如左：

- 一、範圍 徵文之範圍暫以哲學、社會科學、文藝為限，惟須着重抗戰建國有關之問題。
 - 二、資格 各大中學之學生及其他各界對於寫作有興趣之人士均可應徵。
 - 三、評定 由本社聘請學術界名人組織評閱委員會評定之。
 - 四、名額 徵文合選者由本社發給獎金如下：第一名五十元，第二名三十元，第三名二十元，第四名至第十名酌贈本刊或獨立出版社出版之書籍或書券。
 - 五、字數 徵文每篇字數以四千字至八千字為限。
 - 六、刊載 合選之徵文，除在本刊發表外，並由本社編印彙刊。
 - 七、應徵稿件暫寄「重慶中一路二八〇號民意周刊編輯部」並書明「民意徵文」字樣。
 - 八、應徵文稿務須繕寫清楚，用新式標點符號，須具真名並填寫略歷及通訊處。
- 附第一期徵文題「民族道德與民族精神」截止期為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敵人後方交通線道之控制

魯山

最高領袖之昭示：「在抗戰第二期內，游擊戰重於正規戰。」良以敵人冒險深入，呼應失靈，接濟萬難，倘我游擊戰復出沒截擊，其聯絡既失，無待我之個別擊破，不戰亦將有自潰之虞矣。

游擊軍之任務，在擾亂敵人之後方，斷截敵人之交通，攻其單薄，殺其不備，目的在使日寇首尾不能相顧，駐軍莫敢輕動。如此足使其前線難集雄厚之軍力，後方缺乏鞏固之防護，然後我正規軍隊追殺於前，游擊軍隊截擊於後，我可前後夾攻，倭則腹背受敵。如是而不潰敗者，未之聞也。但實現該項目的之唯一方法，須造成敵人運輸上之恐怖，及牽制其救援之呼應，換言之，欲擊敗敵人，須先控制其後方之交通線道。游擊隊爲此項任務之執行者。際此第二期抗戰發軔之初，吾人如何可使其發生最大之效率，如何可使其完成危難之使命，似應由全國人士，羣起而注意之，研究之，俾引戰爭最後之勝利早日出現於我青天白日旗幟之下！

溯我游擊隊在此次戰爭內發動之歷史，尙早在民國二十年瀋陽事變爆發之後，東四省甫經淪陷，民衆激於愛國熱忱，自動起而組織抗日軍，迨抗戰開始，政府正式提倡於上，發動民衆編組游擊隊，散佈淪陷各省，一年來建樹之豐功偉績，筆難盡述。所予敵人之創痛既鉅且重，間接對我正規軍隊之援助實多。入第二期抗戰後，游擊軍所處之地位將益爲重要，國家對其之希望亦更深

切矣。

欲研究游擊戰，則對於淪陷區域須先有相當明瞭。雖各項詳確數字，尙乏正式統計足資參考，惟據個人約略估算，自九一八以後，由七七事變八一三抗戰爆發以迄今日，我國陣地屢經轉移，形式上放棄達十餘省，淪陷面積估計約爲六百八十餘萬方里，在我國全面積三千四百九十餘萬方里，約佔百分之二十弱。在淪陷區域內，我國原有交通線道之喪失，截至第一期抗戰結束，可約略統計如下：

(一) 鐵道——淪陷區內各主要鐵道表

路別	淪陷里程 (公里)	路別	淪陷里程 (公里)
北平	八四七	平漢	一〇七〇
平綏	八一二	津浦	一〇〇九
隴海	五三〇	京滬	三一一
滬杭	一九六	蘇嘉	七五
江南	一九四	正太	二四三
道清	一四八	淮南	二二五
粵漢	三〇八	廣九	一七九
同浦	六三四	齊克	二一〇
吉長	一二七	東省	一四八四
四洮	三三四	洗昂	二二四
洮索	一七二	打通	二五一

(祇列幹道支線不計)

省別	淪陷里程 (公里)	省別	淪陷里程 (公里)
吉敦	二一〇	南滿	七〇四
浙贛	九三五	安奉	二六〇
南滿	五三	膠濟	三九五
呼海	二二七	濟海	二五八
吉海	一八三	金福	一〇二
天圖	一一一		
總計	一一一	總計	一一一

(二) 公路——淪陷公路總長

省別	淪陷里程 (公里)	省別	淪陷里程 (公里)
江蘇	七〇〇	浙江	二〇〇
安徽	六〇〇	江西	三〇〇
湖北	三〇〇	河南	四〇〇
廣東	七〇〇	山東	五五二
河北	三二四三	山西	三四一〇
遼寧	五〇六〇	吉林	三八一八
黑龍江	三六九九	熱河	二九八六
察哈爾	一〇〇〇		
總計	六〇、七一六公里		

(三) 航運——主要河流通航線道

河流	淪陷里程 (公里)
黑龍江	二六九〇
松花江	一六五六
嫩江	七二〇
烏蘇里江	三一一
鴨綠江	四二二
遼河	七三二

(零星小航運不計)

漢河	四五五	潁水	三三五
黃河上	一一六〇	渦河	一六〇
黃河中	二七五	潁河	一〇〇
汾水	五五	大運河本	一〇二四
渭水	一七五	鹽運河	一六〇
汜水	六〇	長江幹	九〇〇
北運河	二四五	湘水	二〇三
上西河	二〇〇	漢水	二四五
下西河	(胡處)二二〇	黃浦江	二七五
	(淖沱)二三〇	吳淞江	二二〇
南運河及衛河	八〇〇	粵江	一八六
蘇運河	一六〇	西江	一五六
小清河	二六〇	航道總計	一五二七六公里
淮河幹	五九三		

刊物介紹 (二十一) 歐亞文化

最近問世的歐亞文化，是一個富有學術性的月刊，由中國留法比瑞同學會編輯，主編者為國際政治專家陳鍾浩先生。第一期專著，有陳鍾浩之「抗戰建國之資鑑」宋選銓之「第一期抗戰我外交得失的檢討」董蒙聖之「中國政治的建設」李善之「如何舉辦抗戰期間國勢調查」等，又有中法與法蘇特輯六篇，執筆者樓桐孫邱魯遜等，尚有科學論文，及文藝多篇，定價每冊二角五分，總經理處重慶武庫街四號中國文化服務社。

由上項數字，可知敵人深入我境已至若何程度，我國應發動幾許游擊隊，方足應付此廣大之淪陷區域；又如何佈置，可以控制在敵人盤據下漫長之交通線道？

我游擊軍往昔之行動，因事關軍事秘密，外界難於確悉，且亦非全可公開討論者，惟由民間間接傳聞之事，或散見報章，或轉輾談述，依據聞見，有下列各點，似可供第二期抗戰內研究游擊者之參考。

(甲) 精神——軍隊與民衆不可分離，盡人皆爲游擊軍與老百姓尤不可隔膜，軍隊所到之處，必須獲得居民之同情與援助，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欲實現此項目的，軍隊本身必須以身作則，以誠廉勇毅之精神，以博得人民之同情心，鼓動人民之愛國心，然後方能得民衆之援助，各項計劃方可得心應手，易於實現，而以前游擊隊，真能爲國奮鬥者，自居多數，惟難免有一部份未能與老

百姓合作，在淪陷區域，因政府不易節制，或特人乘機行，漫無法紀，或假公濟私，剝削人民，在此種情形下，不但不能得民衆同情，人民處敵人與劣質游擊隊雙重壓迫之下，有人格者在失望之餘，痛心悲憤，無知鄉愚，或甚至願敵爲僕矣，故游擊隊之精神重於一切。

(乙) 人才——目前游擊隊中，上至大學教授，下至販夫走卒，農工商學，無所不有，惟各隊人才過剩與不均之處，似尙難免，如欲統籌勻佈，在事實上雖有種種困難，但爲收穫最大之效率及速致成功計，似不得不有相當程度之健全組織，游擊隊需要軍事學識者帶領，自無待言，但其中政治、醫藥、及技術人才等，均不可缺，游擊隊之最大目的，在阻扼敵人之交通線道，既如前述，則對於運用交通，及破壞交通之專門人才，尤不能少，以前游擊隊，技術人才一項，似無相當充份，各項破壞，有時尙難恰得其當，使敵人受致命重傷，而在敵人處獲得之交通工具，或科學化之器械以後，亦多無從措手，不知充份利用，笨重者祇能施以破壞，輕小者亦祇取爲戰利品而已，且戰爭實乎消息靈通，各隊通訊方法之科學化，與如何截獲敵人之消息等，均有深刻研究之必要，在第二期抗戰內，游擊隊所負之責任，既艱且鉅，欲控制敵人後方之交通線道，必須有經專門訓練之技術人員加入工作，方能收穫實效。

觀上項各淪陷公路，鐵道，水道之約計，(電政尙不在內)，可知應有幾許交通員工，失去其原服務之處所，而其他有交通知識之人民，亦不知有幾許不能獲適當職業，目前內地雖正在積極建設，但未能安插者仍屬多數，政府尙能擇優加以訓練，分別支配於各游擊區域，則

一方面第二期抗戰內最重大之工作，付託有人，一方面亦可減少一部份因戰事失業人民在社會之消耗。

吾人對交通技術人員之支配上，如平均鐵道每二十公里一人，公路水道每五十公里一人，（電政線路等因多設於交通道旁不另計，）由本文之統計，可算知，單祇應付全淪陷區內之交通線道，即：

鐵道約一三〇〇〇公里需六百五十人，公路六〇〇〇〇公里需一千二百人，水道一五〇〇〇〇公里需三百人，共計需技術人員二千一百五十人。

此項人數，未可謂大，政府不難於國民中，擇得年青壯士，精明勇毅，熱心愛國，有相當知識程度，而無家室之累者，施以精神技術上之各項游擊訓練，然後平均分配於淪陷省縣各交通線區之游擊隊伍，吾知其所得效果必將大可提高也。

關於訓練方面，筆者以為精神訓練當為最要，毋庸贅言，在技術本身，大致有下列各點，可特別注意。

（一）破壞技術——包括對於鐵道，公路，河海等工程，及各交通工具破壞時之正確方法與計算，各項轟炸器械之運用，以無線電爆發炸彈等，均須有精密之研究。

（二）駕駛技術——各項交通工具，如火車，汽車，唐克車，腳踏車，汽船，划船及溜雪器等之駕駛與修理亦必須學習精湛，俾捕獲敵人各項車輛以後，可用最迅速之方法，將戰利品運回根據地，平日輜重之運輸，及戰時人員之調動等，亦可隨時利用交通工具。

（三）機械技術——對於一切槍械車輛電訊機器等之結構，須明瞭透切，俾能隨時加以修理或簡單製

造。如此在隊內之用具，可不致隨時廢棄，獲得敵人之器械，即有損傷，小加修理後，亦仍可利用。

（四）建築技術——對於一切防禦工事之建築及交通線道之修復等，亦須有相當知識，藉能保護隊伍之安全，及驅除隨時在交通線上發生之阻礙等。

（五）電訊技術——各隊之聯絡與指揮，消息之傳遞，與敵方行動之探測，及擾亂敵方通報等，均可賴電訊，惟目前世界為科學世界，電訊技術日新月異，實為最不易控制之物，但如能控制，收效必宏，故教授此項技術者，必須延請專家，對世界上最新之電訊工程，及敵人慣用之通訊工具，須有深刻之研究，然後以最簡捷之方法，訓練技術人員，將來實地運用，必能收極大之功效。

（六）日語訓練——吾國學校制度，外國語一門，普通多附讀英文，在游擊隊工作，似嫌不敷，因與敵人接觸既頻，應用日文之機會必多，如捉獲俘虜，截得文件，或器械說明書等，均能以能懂日文為便利，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故一完全之訓練，對日語一項，至少須有能聽讀之程度。

（丙）組織——我游擊軍之組織，政府似無正式之頒佈，但在第二期抗戰內，游擊軍似宜依下列各原則組織。

（一）各淪陷區域內之游擊軍，須一律受最高軍事當局之指揮。

（二）在各省淪陷地帶，須根據交通線，劃成區域，指定隊伍担任該區一切工作。

（三）每隊健全之組織，對於軍事政治，技術，醫藥，等各項專門人才，應有相當數量之配合，人才之供給應

由政府統籌訓練，平均遣配。

（丁）游擊方策——軍事策略變幻莫測，惟據以前之經驗，有下列各點似可資參考。

（一）往昔我游擊軍之收穫雖多，但軍隊退後，敵人為示威計，常遷怒當地民衆，橫加殘殺，並將已破壞交通線道等限時責成修復，一部份民衆，為保持殘喘計，祇得聽候驅策，無知者，反怨我游擊隊多事，甚至助紂施虐，為虎作倀，以後我軍之行動，須竭力設法使此項反響減少，尤須在可能範圍中，保護民衆，並使附近人民不受敵人利用，負責者，應隨機應變，見時行事，慮欲週，謀欲遠，務使舉事以後，國家與民衆同享福利。

（二）以前我方破壞交通，大致似由各隊伍隨時出動，乘機行事，在同時間內破壞之地點既少，敵人集中力量，強迫當地民衆，在短時期間修竣，第二期抗戰內我方所取游擊政策，應整個行動，俟各淪陷區所駐游擊隊伍整理健全以後，在同一命令下，全部發動，將淪陷區內，鐵道一萬二千里，公路六萬公里之各重要工程，予以徹底破壞，並將各航路隨時截擊，以寒敵胆，敵人如同時修理，保護，則力量單薄，我游擊隊可個別解決之，敵人如集中數點，陸續進行，則不能在短時期趕竣，交通勢必停滯，我乘其接援不及，以正規軍隊合力反攻，必可予以嚴重之打擊。

以上芻蕘各點，不過舉其犖犖大者，而游擊軍在第二期內能否確收實效，仍須政府領導於上，民衆擁護於下，長官指揮適當，配置合宜，愛國知識分子踴躍參加，方能成戰敵之大功，有震世之偉績，對此勝利關鍵所在，全國同胞及世界友人，莫不引頸仰望，有莫大之厚望焉。

戰時衛生工作之實施

陳柏青

健康是各種事業的源泉，是民族力量發生滋長的酵母。西哲有言：「健全之精神，寓於健全之身體。」至于怎樣造成健全的身體和精神，則非賴人為的努力不為功。

我國教育落後，民智停滯，一般民衆不知衛生保健的重要，以致疾病死亡的比率比任何國家為高，馴至民氣因以萎靡，種族因以衰弱，國勢凌夷，國難日深。我們要推究其故，當以不講衛生為其主因。所以推行衛生事業已為今日迫切需要的基礎工作，無論在平時或戰時都是如此。不過在推行之前應先喚起民衆日常的衛生興趣，逐漸養成民衆的保健習慣，以增進國民健康，充實自衛力量。這是戰時應有的設施，也是建國根本的要圖。

自抗戰軍興，前方將士冒險敵人的飛機大炮，奮勇前進，傷亡甚衆，同時接近戰區以及後方民衆，又因慘受敵機轟炸，不設防城市，一般平民亦死傷枕藉，動以千計。在此期間，我們急切的衛生工作，乃是（一）如何普遍並盡心救護受傷的軍民，（二）如何防止疫病的傳播，（三）各地救護工作，更屬刻不容緩，如何統籌戰區及後方各地難民的救護，防疫，消毒，清除，掩埋等工作，以慰直接或間接受戰事影響的民衆的期望。

近以戰區擴大，難民日增，衛生事業實有待於普遍的設施，但籌措鉅額的衛生經費和培養較多的技術人才，並不斷充實其工作的內容，方可預期應有的效果。在

目前短期間內所能辦到的，自當以有關抗戰的衛生工作為主要的對象，本文討論範圍，亦暫以此為主。

大家知道，現在中華民族已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全國人無分男女老幼，地無分南北東西，都要在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指導之下動員起來，和暴敵奮死抗戰，以爭取民族的生存。我們不是早已抱定了持久抗戰的決心嗎？那麼，戰區之日益擴大，原在我們意料之中的，難民的移動和集散，無疑的更要緊張起來的，而且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大兵之後，必有大疫」，這因為戰爭是給與傳染菌極大的活動機會。所以我們一面要如何堅定地抵抗暴敵侵略，一面更要積極的撲滅疫菌，為我中華民族保持未來的元氣。我們惟有加強防疫工作，擴大防疫組織，那麼，所謂安定後方，補充前方，便都有實際的把握了。

關於救濟工作，也是目前衛生運動中的急務。什麼是救護工作？在平時為民間一般的救護組織，以協助公共衛生，增設健康的各項設施，以養成互助的美德；在戰時救護傷兵，掩埋死亡，救護受傷人民，醫治急救疾病，當十九世紀中葉，巴黎萬國紅十字會與瑞士國際紅十字會的規章訂定，為服務人類，首創此會。中國紅十字會成立在日俄戰爭以後，迄今亦將三十餘年了。自七七事變發生，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組織救護隊，出發華北戰地，担任救護工作，八一三滬戰爆發，救護的需要更覺迫切，于

是其組織更加擴大，在工作方面很有卓越的表現。但是戰區遼闊，傷亡亦增多，後方民衆和團體應該怎樣地向同一方面努力吧！現在就管見所及，分述如下。

（一）關於防疫方面

戰時社會的動態很有異於平時，例如各種疫菌最易蔓延傳播，尤以大戰後為甚。所以防疫，救護，救傷，掩埋，消毒等初步工作，都應及時加緊推行，以免到擴大而不可收拾的危險。據八月十二日西南日報載稱：「南昌霍亂日漸擴大，最近三日，已有病人七十一名入院診治。」——九月三日又載稱：「鄱都縣城已發現真霍亂，兩星期內死百人，尚在繼續傳染流行中。」——時事新報八月二十七日載稱：「衛生署據報，漢口宜昌等地發現霍亂。」——其他各報關於這項疫菌蔓延的消息，登載亦多，倘使這種疾患不迅速地予以撲滅，而輾轉傳染，其危害實大。如因前後方疫菌蔓延，而危害到抗戰將士們，那就要影響到整個抗戰的前途了。所以在已發生的區域內，要從速撲滅，未發生之區，要加緊從事預防工作，使疫菌不致蔓延。這是目前迫切需要的一件事，要推行這工作，就得從下面三項着手。

甲、各地普設診療所并舉行巡迴治療。在疫菌蔓延區域的染疫民衆，應該予以便利和免費診治，對於僻壤邊區尚未設立診療所，或者即將設立的，應該組織巡迴診療隊，負責辦理防疫醫治事宜。

乙、舉行各種防疫注射。在已發生疫菌區域和他的附近的民衆，應該普遍舉行預防傳染病的血清注射，各種消毒常識，也都應該廣為傳授，疫菌勢將大殺了。丙、籌設舟車檢疫所舉行舟車檢驗。各種傳染病蔓延，往往藉交通工具漸次流行而成巨災，各水陸站

統一抗日與防共抗日

何肇基

一 引言

偶然在解放雜誌上看到洛甫先生寫的「共同防共即是滅亡中國」一文，裏面談起所謂「防共抗日」問題，認為今日中國竟有一部分人主張「防共抗日」，實際是做了日寇的「應聲蟲」。

這不禁引起了我的驚訝，因為在現在的濃厚抗戰空氣中，居然有人提出「防共抗日」的口號，想做日寇的應聲蟲，假如真的這麼回事，那倒的確是國家民族的隱憂，是抗戰前途的礁石，我們必須加以無情的掃蕩。

但是仔細研究洛甫先生所謂「防共抗日」，却是把全國人士所一致要求的「統一抗日」和日寇漢奸的「共同防共」混為一談，以作遁逃某種責難的煙幕，這自然是大眾所難以承認的，也是我們所應予分析辨別的。

二 共同防共的荒謬

不用說「共同防共」是日寇最狠毒，最陰險，最荒唐的謊言，它的荒謬無恥早經我最高領袖嚴正駁斥過，在駁斥詞中有一段說得好：

「所謂共同防共，是要中國和他締結防共協定，是在華北駐兵，劃內蒙為防共特別區……我們可以說，日本不過要以共同防共的名義，首先控制我國的軍事，進而控制我國政治，文化，以至外交……世上一般輿論，或者以為日本之所謂防共，其真意在防蘇俄，實際日本所謂締結協定，目的不在防共，也不在防俄，而實在借此

名義以亡華，即使有對俄的意義在內，也祇佔一小部分，其大部分則在於滅華。」

這一談話如見肺腑的指出三點：一、敵人的共同防共目的決不在防「共」；二、敵寇的所謂共同防共也不是為了「防俄」；三、敵寇的真正目的乃在於「滅華」。

事實很顯明的擺在我們面前：敵人一年來對蘇聯無恥的卑躬屈膝，委曲求和，證明它並無防「共」或防「俄」的趨向，相反的，一年來殘酷的貪婪的進攻中華民國，亡命的獸性的屠殺中國民眾，說明它的志向是要斬草除根式的滅盡中國民族，消滅中國國家。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日寇的「共同防共」不過是一件滅亡中國劊子手的號衣，外套，在五顏六色的布帛下實藏着一雙殺人不見血的魔手，它的目的在欺騙一般短視的世界政治家，我們對於這種掩護「滅華」工程的幌子，除了深惡痛絕，盡量暴露它的原形外，還有什麼留戀或徘徊的餘地？假使有人對之發生興趣或受其迷惑的話，則此人非神智不濟即喪心病狂，我們對於他也只有以漢奸相待，而深惡痛絕，沒有寬容的餘地。

三 「防共抗日」的錯誤

「防共抗日」這個奇怪的口號是否有人在提倡，我們不很清楚，但假如真正有的話，我們認為這並不是高明的見解。

第一、中國並不是共產主義的國家，根本無「共」可

埠，要設舟車檢疫所，凡往來舟車，經過檢驗，始予放行，染疫旅客，一經發覺，立時送入傳染病院，施以隔離治療，愈後須經醫生證明，始准出院。

(二) 關於救護方面

救傷可以減少死亡，葬死可以預防疫癘，聽說現在衛生署已撥二十萬元組織救護隊，計有五十九隊，醫療防疫隊一百隊，但以這有限的經費和少數人員，恐難達到普遍的效果，其他積極應該興辦的事項如下：

甲、組織民眾救護隊 在戰區或附近區域內，應指導民眾組織救護隊，搶救隊，辦理傷兵難民救護掩埋等工作，戰區難童，尤應搶救。

乙、組織防護團 在後方各大城市，敵機侵襲，被炸死傷的平民甚眾，尤以不設防的城市，因濫炸而死亡，往往日以千數計，後方民眾應組織防護團，担任敵機空襲時的救護消毒等工作。

丙、設立護士訓練班 當戰事發生時，各地紛紛設立護士訓練班，但是受訓人數有限，不足以供前方的應用，凡在後方的各機關團體，要儘速多多舉辦護士訓練班，積極養成護士人才，這實在是戰時重要的工作之一。

丁、組織戰地衛生隊 前方缺乏醫療藥品，籲請後方捐助接濟，數見於報端，戰地衛生直接有關將士們的健康，間接影響抗戰的決勝，所以戰地衛生隊亦應儘量增設，事先應與戰區司令部接洽，分批派赴各戰區服務，指導士兵們保健醫療方法和其他有關戰地衛生等工作。

以上係芻蕘所見，聊以貢獻給前後方負責的衛生當軸，冀能不斷推進，多一分努力必有一分成功，其裨益抗戰實大。

防所謂共產主義只是某一部分人過去的陳蹟這一部分人自抗戰以來已宣誓信仰三民主義所以要在中國「防共」純粹是無稽之談。

或者一般人主張「防共抗日」是和日寇荒木一樣以為「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但這又是不可能的。三民主義決不是共產主義，民生主義決不是馬克思主義。日寇的謊言「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完全是為了簽註「共同防共」的關係，我們假使無辨別的隨聲附和，必然會上敵人的大當。

所以，盲目的高喊「防共抗日」實際是助長日寇的國際宣傳，因為假如我們說「防共抗日」便是證明中國確有「共」的存在，便是增長敵人「共同防共」的藉口或口實。這便減輕了敵人「師出無名」的罪狀，減少了國際對我熱烈的同情，結果是於敵有利，於我有損。

第二，「防共」和「抗日」沒有必然的聯繫，抗戰的基礎是「統一」和「團結」，不是「防共」。我們所應嚴防的也只是漢奸、賣國賊，以及破壞統一和團結、妨礙抗戰的人，除此而外的，我們不但不「防」他，而且希望他集中到抗戰建國的陣營來，因此與其提倡「防共抗日」這個口號，不如改倡「防奸抗日」之為愈。

第三，無中生有的高喊「防共抗日」，會使抗戰的陣營中產生許多不必要的猜忌，而抗戰的力量因之分散，因為在抗戰中目標越單純越好，口號愈簡單愈好，目標單純，注意方能集中，口號簡單，意識方能清晰，注意集中，意識清晰，力量方能充分發揮。倘若任意創造一些不必要的、目標模糊的口號，必使大家徬徨莫知所從，而猜忌以起，力量因之分散，這當然是抗戰中切應禁忌的事。

四 「統一抗日」與「防共抗日」
由上所述，我們知道，「防共抗日」是一種極錯誤的口號，但是在這裏，我們得聲明「統一抗日」決不是「防共抗日」，「統一抗日」和「防共抗日」不僅是兩件事，而且是根本不同的兩件事。

試從「共同防共」的意義說起，「共同防共」的意義是「滅華」，「共同防共」的內容就是「滅華」的手段，日寇「滅華」的手段雖多，但千變萬化變不出一個原則，就是「破壞中國的統一，使中國永遠遺留在割據封建的狀態中，以便逐步吞併，各個擊破。」這個原則便是日寇數十年來挑撥離間的出發點，我們要對付他，便只有堅持「統一」抗日的政策，「統一」始能「抗日」，「抗日」則爲了「統一」。

由此可知，「統一」是對抗「共同防共」的最上策略，而「防共抗日」則在客觀上直接的或間接的幫助了「共同防共」。這兩個口號是完全不相類的，並且可以說是站在對立地位的，我們不應將他們混爲一談，也不允許任何人將它們混爲一談。

至於「統一抗日」的內容，可以分爲兩方面，一是思想的統一，另一便是行爲的統一。思想統一是一行爲統一的因素，行爲統一則是思想統一的表现，沒有思想的統一當然無從有行爲的統一，沒有行爲的統一也無由的實現思想的真正歸於統一，二者是相互爲用，不可缺一的。在抗戰中，有許多人每每認爲行爲的統一是需要，而思想的統一則不必要且不可能，但是假如他明白上述思想統一和行爲統一的連環性，他就會明瞭若果行爲的統一就非得思想先統一不可，至於思想統一的

可能性，問題自從抗戰以來大家紛紛宣佈信仰三民主義，思想統一的可能也已無可疑義。

行爲的統一包括三件事：行政的統一，軍權的統一，法令的統一。這三件事是一個國家獨立的基礎，更是一個國家爭取獨立的基礎，我們要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必須努力鞏固行政的統一，擁護統一的中央政府，必須努力完成軍權的統一，擁護最高的軍事領袖，必須努力拚命堅持法令的統一，擁護中央的法令，服從中央的法令。

我國自西安事變以來，統一運動已踏上一個新的階段，自蘆事爆發，抗戰發動而後，因外侮的加強，全國的統一又自動的更進了一步，我國的統一可以說大致告成，這個成就支持了二十個月的抗戰，促進了二十個月的建國。

但是我們決不能說，我國的統一已毫無缺憾，反之，因爲抗戰初期的失敗反映我們的統一有待加強，這自思想方面說，是大家雖然紛紛口頭宣言信仰三民主義，實際却還未能死心塌地地服膺三民主義，甚至有人還腳踏兩頭船的既信仰三民主義，又信仰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馬克思共產主義，自行政方面說，有些人表面上取消了蘇維埃政府，實際仍然維持換湯不換藥的「邊區」政府，不肯遵守中央劃定的行政區域，自軍權方面說，有所謂八路軍新四軍自認特殊，不能一切的一切聽命中央，組織也與其他中央軍各異，待遇也較其他中央軍奇低，自法令方面來說，有所謂「邊區」依然有特殊兵稅法，稅收制度……不遵行中央既定的法令。這些事實都是抗戰前途的障礙，爲國家民族計，我

們是應予以解決的，而解決之道則端在局內人大家自己覺悟，為國家民族前途解除最大的危機。

「抗日」必須「統一」，「統一」才能「抗日」，「統一抗日」是打擊敵人「共同防共」的最好武器，我們應堅持「統一抗日」，我們應實現「統一抗日」。

五 「特殊」問題

上面說過，「統一抗日」是打擊敵人的最好武器，而要達到「統一抗日」，則非將目前種種反統一的現象消除不可，其中取消所謂「邊區」，以促進行政統一，與取消八路軍中特殊組織及指揮是其最要者。

因此不久以前，社會上有一部分人便向中共提出這樣的要求，這要求在客觀上看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但是隨之而起的却是種種辯論，所謂「特殊」問題也是其中一種。這種論法的根據是：「特殊」有好的「特殊」與壞的「特殊」，壞的「特殊」固應反對，好的「特殊」却應贊成。「邊區政府」及八路軍新四軍的組織誠然是特殊的，但是它的「特殊」是好的「特殊」，不是壞的「特殊」，所以不但不應取消，而且應該保存，發揚，並為大家所效法。

這個論調的第一個漏洞是忽略了「統一」和「特殊」的不相容性。凡是違反統一的，不論是好的「特殊」，還是壞的「特殊」，都必然地破壞「統一」。自「統一」的立場而言，好的「特殊」和壞的「特殊」並沒有任何分別。「特殊」是「統一」的毒賊，只要我們承認「統一」為今日中國所必需，就必須絕對否認破壞統一的「特殊」。巧言自飾的將「特殊」分置好壞，會使一般破壞「統一」的毒賊得一遁詞之途。

其次，即使我們承認「特殊」果然有好壞之分，而好的「特殊」果然應該保存，效法；試看所謂「邊區」及八路軍的「特殊」是否真「好」？「好」在那裏？

先說「邊區」。據洛甫說：「邊區」的「特殊」……就是它真正實行了三民主義。「是實現了三民主義的先進的「特殊」。」所以，「不但不應反對，而且

是應該歡迎效法的。……」換句話說，就是因為「邊區」真正實行了三民主義，而全國其他各省却並未真正實行三民主義，所以「邊區」才顯得「特殊」。

所以全國各省都應以「邊區」為三民主義先進而效法。這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論調。我國的以三民主義為立國最高原則是誰都知道的，國民政府及領袖十餘年來以三民主義為建國的準則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說中國其他各省並未實行三民主義，而一個以反三民主義為號召而割據成立的「邊區」卻成了「真正實行三民主義的先進」，這話真是如何說得出口？再看所謂「邊區」內的情形，是否足以代表一個三民主義先進區呢？據我們所知（根據可靠的記載）在「邊區」內是連三民主義書籍也難得買到的，書店內琳瑯滿目的不是總理遺教，而是馬、列、斯的論著，唯物論辯證法。學校裏討論的教授的也純粹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非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先進區應該是這樣的嗎？我們真大惑不解了。

所以與其說所謂「邊區」的特殊是三民主義先進的特殊，不如說是三民主義落後的「特殊」，要特別厲行三民主義化，這道比較可以中聽。

至於八路軍的特殊，根據洛甫先生的敘述，可分三點：一點是有共產黨的領導，所以八路軍能英勇作戰。一點是給養方法就地籌餉，據說能夠減輕中央負擔。一點是破壞游擊區地方行政系統的統一，據說是為了建立新的統一的地方政權。這些都是有極大優點的，所以不應取消，應當保存，發揚。

關於第一點，洛甫先生以為八路軍之所以能英勇抗戰完全是因為有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及特殊軍政工作方法，沒有這些，八路軍便會瓦解，究竟是否取消了共產黨的領導，八路軍就會瓦解，便會失去戰鬥力，那是我們所不敢預料的事。但據我們所知，許多沒有共產黨領導的國軍並沒有瓦解的趨向，也沒有瓦解的可能，他們英勇作戰，其功績不知比八路軍大多少。失去共產黨領導，軍隊即趨瓦解的事似乎有點不可能吧。

至於給養方法問題，據說中央對於八路軍是與其他各軍按額一律處餉的，但據一般戰地通訊看來，八路軍士兵的餉銀却比任何部隊都低，其中內幕究竟是什麼原因，誰也不知道。但據洛甫先生所說，原來是八路軍不住的在擴大，這種擴大是否經過中央同意，我們不知道。但如沒有經過中央同意，那麼餉銀不夠，中央就不能負責。八路軍也無法要求中央予以額外的加餉，更不能因為中央不能無限制的加餉而就地籌餉，而擾良民。

至於破壞地方行政統一而加辯護，是極沒有理由的。任憑說得天花亂墜，總不能夠解脫破壞統一的罪名。總之，「特殊」既不合於「統一抗日」的政策，「邊區」及八路軍的「特殊」又算不上什麼「好」的「特殊」，我們不應再事留戀，我們應該毅然的決然的取消它，促成真正的「統一」，實行「統一抗日」。

總之，「特殊」既不合於「統一抗日」的政策，「邊區」及八路軍的「特殊」又算不上什麼「好」的「特殊」，我們不應再事留戀，我們應該毅然的決然的取消它，促成真正的「統一」，實行「統一抗日」。

汪精衛的前途

童蒙聖

自汪精衛發表離電之後，全國輿論界曾一致加以

指斥。我在本刊第五十六期中寫過一篇「國策與綱紀」的短文，指出汪精衛的兩個不可原恕的錯誤：第一，汪精衛在抗戰緊急的關頭，提出主和的主張，是違反全中國國民一致擁戴的抗戰國策；第二，汪精衛擅離職守，濫發謬論，並將此謬論騰播報章，既供敵人利用，復足以搖惑人心，實在是國之罪人。所以我們對於中央予以開除黨籍及撤職的嚴明處置，表示竭誠擁護。

汪精衛受了中央的嚴厲處分與全國輿論唾棄斥責之後，或以爲他們應該知所悔悟。在愛惜汪精衛的聲名與歷史的人，猶以爲汪精衛想做一個「政治家」；憑他對於中日戰爭前途的觀察，以爲抗戰的國策應該到了改變的時機，所以他不惜受國人的唾罵，公然提出主和的意見。汪精衛敢於把這種荒謬的主張提出來，就是由於這種勇於做「政治家」的衝動，所以有此倒行逆施的行爲。

汪精衛如果在發表了離電，測驗了全國的民意，受了中央的嚴明處分之後，能够虛心檢討自己主張的錯誤，或翻然改圖，或悄然隱匿，那末這種以爲他已知悔悟，或以爲他是由於勇於做「政治家」的衝動而有此荒謬行爲的猜測，或許還可以減輕汪精衛的罪惡於萬一。可是叛徒汪精衛，真如吳敬恆先生所說的「終變不了那條尾巴」，在他的「舉一個例」的文章中間完全把

他的原形畢露出來。

從汪精衛的一誤再誤的言論中間他已經不打自招地說出，他對於這次抗戰是一個十足動搖悲觀的人。對於抗戰缺乏信心甚至於反對抗戰的人，固不止汪精衛，除汪精衛之外，尚有王克敏陳羣梁鴻志等大小漢奸。汪精衛果如漢奸畜生之輩懷疑抗戰，反對抗戰，自始就不應該混跡在抗戰革命的陣營中間來。若是汪精衛尙自欲有別於王克敏等漢奸畜生，果有勇於做「政治家」的氣概，就應該把主和的意見以生死去就爭之於未戰之前，既不能提出於未戰之前，而卻在抗戰最緊張的時候，不顧國家民族陷於更艱危的境地，公然違背紀綱，發此甘爲敵人利用之謬論，這又何能以「勇於做「政治家」的衝動」的好意來爲汪逆釋其大罪。

汪精衛在「舉一個例」一文中，復一再爲其主和的主張曉曉置辯，吳敬恆先生的長文中已把他的意見痛予駁斥，可不必復述。於此又足證汪精衛在遭受全國輿論唾罵之後，猶未有悔悟之心。不僅此焉，汪精衛在散布二次謬論之後，更明目地暴露他背叛民族國家的罪行。

汪逆在他的謬論中間，公然洩漏國家的秘密，而且還竄改國防最高會議的紀錄，以增加我國外外交方面的困難。又復捏造我國此次神聖抗戰是爲安內而攘外，藉圖挑撥國內各方面的惡感，破壞團結，淆惑國際觀聽。而

且，在他的文章中間，對於敵寇的侵略暴行，不但始終不提一字，並且爲敵人掩護，曲意文飾。這種言論，凡是一位對於國家民族尙有一分愛護心的人決不會講不肯講的。現在汪精衛毫無顧忌的發表這種文章，其居心又那裏爲的國家民族打算？

汪精衛還表示不放棄他從事和平運動的主張，因此我們在汪逆已沉入深淵還未沒頂的千鈞一髮的時機，來判斷斷他的前途，並以之警告汪逆的徒黨。

我曾經說過，在兩國交戰的途中，談和並不是一件什麼驚奇的事，百年戰爭，也有和的一日。（見本刊第三十八期「從那裏「和」起」一文。）可是和必須有和的形勢與條件。現在汪精衛所主張的「和」，既昧於我方日趨有利的戰爭形勢，又違背舉國一致堅決抗戰的民意，復貽誤於我有利的國際環境，更不惜屈膝接受敵人毒辣無比的條件；若如此而言和，簡直就是率領國民走入亡國之途。

再就汪精衛等的主和的主張來說，不向破壞和平從事侵略的敵寇方面表示和平的意見，反而幫助敵寇來爲虎作倀，企圖摧弱中國抗戰的力量。以如此的態度與居心來言和，不但中國人聽見汪逆等的意見要憤恨，就是第三者也知道，這種主和的主張，不是爲中國，顯然是爲的日本。

汪精衛等的主和主張，經過中樞與全國人民的唾棄之後，根本上汪就沒有主和的資格。因爲他的和平主張，除日寇及王克敏等漢奸響應之外，沒有一個中國人與民不予以厲聲的斥責。

今後汪逆還要繼續主和運動，除倒在日寇的懷裏做敵人的放氣筒之外，決不會再有其他的意義，而汪精衛的前途，也祇想做一個吳三桂第二而已。

歐洲的難民往那裏去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著
徐 鍾 佩 譯

我除了具有其他資格外，又是一個地理學者，所以當人家討論着要找尋便利的又「最好是不最宜於居住」的地方，作為那些現在給祖國放逐的人民的避難所時，我就變為一部流動的地理辭書，而且在無論什麼時候，在火車上和藥房裏，遇到我的鄰居時，我總是被問着：「現在要是您正在研究這問題，那末您將把這些被放逐者送往那裏去呢？」

當我承認我對這個連一點觀念都沒有的時候，人家都深深的輕視和懷疑我，而且我也常常聽到人家議論我究竟有沒有讀過地理學。

不十分公正

其實，這並不是公正的批評，因為在過去四十年中，我確把我大部的空暇都消磨在這富有刺激性的題目上，可是把這些告訴人們是沒有用的，因為他們渴望着要暴露我的無智無識，他們常把我拉到他們的房間內，給我看許多許多的地圖，而且他們勝利似的指給我看許多土地——大概有幾百萬方里——在我們自己的大陸上，亞洲，非洲，尤其是澳洲，然後，他們就說，說的時候沒有一個是有禮貌的。

「您看見這個嗎？這表示這成千成百萬方里的土地實際上都是沒有人跡的。現在為什麼那些正在找尋新的家的人們不能到那裏去重行開始生活呢？」

但是事實上這問題却複雜得沒有解決的希望，要是您能和我忍耐幾分鐘，我就可以告訴您這個道理。

我們的祖先比我們更拘泥事實，他們常常把地圖上那些他們不十分知道或是完全不知道的部分，印上「未知地」幾個字，這樣就可以停止在這許多領域裏的紛爭，有時，他們更前進一些和更真實一些，好像十六七世紀時的西班牙地圖製造者，把美國大部分的土地都用「這些土地對任何世人都是沒有用處的」那種輕薄的陳言掩蓋了，這樣他們就覺得對太平洋和阿爾卑斯山（Alps）——美國東部之山脈（譯者註）間每件事物都已盡了責任似的。

他們說「這些土地都是沒有一些用處的」而且或許將來也要永遠沒有用處，所以讓我們忘掉他們，把他們留給紅印第安人。

有用的土地

據我們所知，那成千方里的地方，「在現在我們看來是對任何人都無用的」也許將來能够養活數百萬居民，可是，對這個，我們也不無可疑之處，因為在技術上，我們已經超過了我們的祖先很遠很遠，在那些沙漠中，我們祖宗只能在那裏獲得熊和狼，不然就只有餓死，我們却能在那裏播種五穀。

從嚴格的地理學觀點說來，在地圖上幾乎沒有一處是我們真正不知道的，僅有巴西和新幾內亞的比較

人跡不到的森林，和澳洲的那些完全缺水的部分至今還沒有查勘出來，可是，那些已經小心指在地圖上的剩餘部分，它們可否被開發到文明程度呢？它們可否變為來日難民和移民種族的家園呢？

歐洲的幾個政治領袖常常慷慨的獻出那成千成萬方里的土地，（有的是屬於他們自己的，有的不是）給那些從中歐放逐出來的可憐蟲，可是這是不是存心把他從油鍋裏拉出來又投到火裏呢？而且安置他們在一片荒郊上難道就不比在集中營裏更殘忍嗎？

按照我剛才所說的，讓我們先從本洲開始，因為這樣我們中大部分人可以對現在所討論的問題知道得更多，在加拿大自治領的北部有大片森林地和草原區域，普通稱為「西北區域」，要是您用那裏的有用土地的面積去分派人類，那末，那裏有充足的土地可供這地球的人利用，可是，這土地是屬於什麼性質呢？地圖上用鮮豔的淡紅色表示出那區域是商業繁榮的，而且用小字告訴你那鮮豔的紅色意思是，「最後可能成為商業繁榮而目前還未開發的區域。」那個我恐怕是溫和的說法。

這城市和村鎮裏的人民，要是他們以前沒有受過世代的訓練，恐怕至今還是只在嘗試沿著哈德遜灣（Hudson Bay）的冰凍海岸，或是沿著大奴湖（Great Slave Lake）熊湖（Great Bear Lake）和馬根齊河（Mackenzie River）岸邊結屋，那他們將怎樣生活呢？你們也能和我一樣的知道這個問題的答覆，開闢是世界上最艱苦的工作，近廿年來，在我們的電影上和書本上我們已經想像到開拓者的生活，並且那「有蓬的馬車」已

經變成爲幻想的象徵。

困難太多

要是那些東歐大都市裏的小販和住在陋巷裏沒有受過教養的人們，也嘗試去步開闢者的後塵時，那麼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着他們呢？我想我是能夠給你們答覆的。他們將緊緊的依附在火車站近旁，不管站上人員的叫他們走開；在那裏，他們將坐着挨着餓，一直等到救濟的到來。因爲那無邊的未開發的荒野，對於一個到那裏去消磨二個星期的釣鱒魚的人似乎是人世的天堂，可是那裏實在充滿了未知的不可逆料的漠然的恐怖，以致這些小販和住在陋巷的人們甯願領受生命上所熟悉的死亡，也不願去接觸一些些以前毫無經驗的東西。

你們也許會想我是太悲觀，因此你們可以把巴勒斯坦做個例子指給我看看，這問題可以解決。可是許多熟悉那裏經驗的人可以告訴您這是十分困難的，因爲大城市裏住的人口比鄉村區域稠密了許多。經驗已經證明要把專門職業的人或是商人遷移到田莊裏是不可能的，這是一件引爲遺憾的事。正像有一次一個專家告訴我：一個人希望去嘗試使哺乳動物生活在水裏，和勸魚走出來住在乾地上一樣。

在實行這件事的時候，有幾種已經實實在在的成敗了，可是這些成功是很稀少的，其間相隔也很遠，需要幾百萬年的光陰。我們的問題需要在此時此地解決，所以北加拿大是不成問題的。無疑的，牠終究可以住人，可是住的將不是在恥辱的一九三八年中我們嘗試着替他們找尋新家的人們，而是另一種的移民。

所以現在北加拿大地圖上所指示我們的唯一佔領荒原方法的陳言還要繼續學習下去。「漁獵採集」可是細細算來，難民中既沒有一個獵人，也沒有一個漁翁，更沒有一個毛皮的採集者，而且要他學一件新工藝，他們的年紀已嫌太大了。

遺留下來的大塊土地

統計數目可以告訴我們，美國有許多部分仍舊人口稀少，阿拉斯加每方里只有一個人，可是這只是一個可以開放給「經過選擇的移民」的地方，「經過選擇的移民」就是能忍受酷暑嚴冬，和不怕寂寞和失望的人們，別的人不是逃走，就是要死在那裏。

最近，英領圭亞那已被認爲難民可能的避難所。要是這計劃被實行的話，那麼我可以斷定荷蘭政府將樂意的開放蘇里那姆（Surinam）給外國的僑民，並且荷蘭政府非但肯貢獻幾千方里沒有人住的荒原，並且還可以供給解決許多關於這困難問題的實際智識，因爲它可利用從前三個世紀中在這些熱帶森林所從事的各种事業失敗的經驗來求改進。在十七和十八世紀，這個殖民地出產牛畜很豐，因爲那裏的人可以運黑奴進來，命他們沿着蘇里那姆河二岸做種植甘蔗的工作。

可是，在奴隸們解放以後，他們就永遠的絕跡而走入南部稠密的森林裏去了。此後實際上已經不可能叫別的外來移民來耕耘這些土地了。日本人和印度人都嘗試過，健碩的荷蘭農人繼他們之後，用他們幾百年來的經驗，想利用每一個機會在遺土地上替他們自己創立一個新家，那裏，要是坐落的地位不同——它現在幾

乎剛好赤道上面——是絕對適合於農業用的，因爲人類所做出來的任何東西，總有幾百萬的昆蟲用牠們的鑽子錐子和毒酸像建造一樣快的替您破壞，因此，在這些殖民地，所有的努力都是自費的。

要是現在法國荷蘭和英國仍舊在南美保有殖民地的話，那大都是因爲沒有人要這地方或是讓外國國家來統治這些區域比美國自己來幹便宜些的緣故。因此當我們看到地圖的那一部分和希望他們的所有主快樂的時候，我們只好對門羅主義閉住了雙眼。

在遠處的南方，還有一個比美國爲大，而且有些部分白人至今還不知道的巴西，可惜巴西內部的氣候狀況也不好，這樣使這國家非特不宜於白人居住而且——幾乎是——也不宜於住在那裏的印第安土著，雖然他們的生活是屬於在我們的地球上隨便何處都可以找到的人類最下等的生活方式，即令這些人還沒有低落到像澳洲最下等的土人一樣，他們和非洲的矮人（Pygmies）幾乎沒有什麼不同。

在南美，仍舊有許多地方可以給白人移民，因爲白人居民數目是比較少一些。可是在一八三九年後我們不再住在那裏了，這些國家的混合人種，有天賦的智識，現在正開始在享受普及教育的一切利益，追慕着昔時的自由，他們已不再願意受白人資本的統治了，並且他們對這件事也有理由可說。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和我們一樣都知道各種學者有名的醫生和科學家的移入對他們是有極大幫助的。

無論如何，那不是我們現在針對着的問題，那些既非有名科學家又非醫生而只是平庸的人將往何處去呢？在目前情況之下，美洲是沒有空的地方可以供給這一類的移民的。

讀者論壇

民主政治與言論自約

毛樹清

真正的民主政治者，一定是最能言論自約的人。在
任何老牌民主國家裏，嘴巴雖多，意見雖繁，而行動却始
終如一，中心意向絕不會絲毫動搖。歐戰以前，英德兩國
爲着海軍競爭的尖銳化，引起國交上的極度惡感。那時
候，倫敦輿論界中有持激烈論者，有持緩和論者。最後，畢
竟勞易喬治上了台，他的武力政策實現了。四年戰爭中，
主緩和的人始終沒有跳到國外去叛國，而戰爭結束的
時候，主激烈的人也沒有以「德皇未吊死」爲口實，來
和政府爲難。言論雖自由，終沒有失了言論的本份；在國
家民族的利益前提下，談民主政治，這種精神，可深爲我
們效法和殷鑒的。

中國從抗戰開始到現在，不斷有人叫着「民主」的
口號。本來，根據過去的約法，出版法，和書報登記法，祇須
不違背三民主義的原則，言論一向是完全自由的。對外
作戰期中，爲使意志更臻統一，任何民主國家政府，比平
時都稍加統制。中國情形，容有若干不同，但無論怎樣，總
得從抗戰上着想，從國家民族的利益上着想。我們爲民
族生存獨立而戰，爲世界和平正義而戰，所以不惜犧牲
無量數的生命財產，繼續奮鬥。因此，在目的未貫徹以前，
我們反對任何方式的屈服和平；反之，在這個
目的到達以後，我們也願意結束戰爭，加緊建設。

對日本帝國主義抗戰，是國民革命的一個階段。是
中國國民黨政策中的一環，它與過去的辛亥革命，北伐

之役是完全一脈相承的。決不是某種人自誇自詡的一
齣好戲。抗戰決不是爲蘇聯，更不是爲英美，乃是爲全民
族的生存與利益，爲全世界的人道與正義。所以在神聖
抗戰中，不能任少數人爲自己企劃，爲個人打算。否則便
是民族的罪人。革命的叛徒。前幾天，聽一位華北歸來的
朋友說，北方某種軍隊中，竟流行着一句驚奇的口號，叫
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消滅國民黨的主力」。我很痛
心在舉國一致對外作戰的今日，表面上高叫「加緊合
作」的人，也居然會這樣的口是心非。我們希望這是傳
說，絕對不是事實才好。

汪精衛背黨叛國，逃出革命的队伍，這是國家與國
民黨的不幸而有此叛徒，但是國民的抗戰意志決不因
汪精衛的逆行而有所改變；國民黨更不因汪之叛黨而
有所影響。有清醒頭腦的人就應該認清這一點。所以言
論界的人要特別慎重，發言尤其不宜濫用公式主義。如
抗戰初起時，有些人曾大罵「托匪漢奸」，弄得國人莫
名其妙。托洛斯基是俄籍猶太人，如何能充當中國的漢
奸？以前的口號是「反共等於托匪，托匪等於漢奸」。這
公式一直沿用到汪案爆發，又改成「反共等於汪派，汪
派等於漢奸」。這種公式論，徒然引起人的驚疑，於事實
上並無裨益。

記得去年，曾經有一位先生公然發表言論說：「三
民主義是唯物論的。」以後，在一本雜誌上也說：「革命的
三民主義，就是馬克斯主義。」這種詭辯的謬說，歪曲的

解釋，實在應該嚴厲取締的。同時，更希望這幾位談主
義的人，多買幾冊最高領袖的訓詞讀讀，從言論自約的
修養中，增進一些政治的認識。

關於外交方針，根據抗戰建國綱領第三條說：「聯
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爲世界之和平與正
義，共同奮鬥。」又第六條說：「對於世界各國現存之友
誼，當益求增進，以擴大對我之同情。」照理，凡是中國國
民，就應在既定的範圍內，表示意見或提供方法，絕不能
逞私慾，任意氣地胡言亂道。可是事實却不是這樣。前一
個月，我看見某雜誌的「戰地版」上公然刊着：「張伯倫
達拉第兩個混蛋，出賣捷克，承認西班牙叛軍……」等
等，像這樣的言論自由，是否對國家有裨益呢？是否已越
出了常軌以外呢？這便很成問題了。

最後，說到和戰問題，爭罵得尤其激烈！我以爲「和
戰」是國策，是求國家民族生存獨立的一種手段，無論
是三十年，五十年，或至甚百年戰爭，總有一個結束的時
候，所謂「到底」，「底」當然也有一個限制，這是不不能否
認的事實。作者深切的認爲：目前反對這般，攻擊那般，都
不是言論界的正當辦法。「和戰」既是國策，國策便應該
全權由最高統帥決定。時至今日，誰也不能否認領袖的
偉大，領袖的見識機謀至少比我們高明萬倍，我們不是
口口聲聲叫過誠心誠意的服從 蔣委員長嗎？那末，同
志，這就是服從的誠意表現了！

以上不過是隨時看到的輿論界上的現象，也正是
不能不說的幾件大事。公正有力的言論，是民主政治的
先鋒，也是言論自由的基本柱石。我們要求言論自由，便
必須在自由的範圍內，先求自約，祇有知道言論自約的
人，才配談真正的民主政治。

本期審查證雜字第六八二號